

後漢紀

二

末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爲安鄉侯太尉徐防爲龍節侯司空尹勤爲傳亭侯車騎將軍鄧騭爲上蔡侯城門校尉攄爲業侯虎賁中郎將弘爲西平侯黃門郎闓爲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騭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癸感逆行守心本志以爲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爲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爲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記言勞來貧民多爲煩擾遠證一人有疑罪近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召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十一月中孚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久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騭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騭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爲帝事發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攄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城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早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騭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旣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涼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騭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騭爲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攄爲執金吾弘爲屯騎校尉闓爲捕兵校尉郎中潁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其諫者皆以被撲矣根先知召司撲者陰共爲意

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爲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爲宰相祿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者生或望恭爲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爲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

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丕後爲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官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露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官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勳爲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

錢穀爲關內侯以上林廣城苑可墾關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爲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爲代太后聞之怒即勅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已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家人衣壞取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五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貴育爲卒太公爲

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囂述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內以散其謀計之長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親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何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堅利此乃吾立功之秋怪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讓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未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對曰賊去教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爲糧青異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爲衆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於是詡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詡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縗上總麻贈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

司奏鷹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掌元初
 中懼弘闇並卒未大歛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
 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賄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惺子廣
 宗襲爵為業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寶為安
 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
 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
 覺鳳先自首隲乃斃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
 太后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
 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嗟欷太后久

執朝政從樂安侯康內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
 挹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迺託病不朝太后使
 家舊往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
 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
 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
 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
 號今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
 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及至孝與衆卓異者久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未平
 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
 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
 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

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
 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
 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
 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羣吏復秩賜爵有
 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
 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
 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
 篤癯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巳
 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
 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
 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十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
 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
 者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官傑惡光不能討今
 自死宜遣使者吊問因責讓官時所犯告以赦令不
 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
 頗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
 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

氏河南榮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術景曜昆長女迎次姬卽后也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暢爲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種嵩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胄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穀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及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勅吏士人作兩窟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卽爲虜所及故兼道取

疾若舌之避齒耳虜見吾窳多謂羣兵來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強勢固不同也詡旣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使出戰勅曰吾言強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爲弩力極不能至卽皆解施乃使強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乘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今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伏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闕暢爲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微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爲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

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

壞城郭宇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

比太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

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

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

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司

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唇齒唇亡則齒寒其

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

境獲安宗不度當時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

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禍唱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

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

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

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樓西當焉耆龜茲是

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

事有籌策於是勇為西域長史頃之勇發鄯善車

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

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大赦天

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

癯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巳立

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其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

宏議以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為立賢

師傅以訓導之所以目不見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

高明令終其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

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機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

官議親恚愚見赦其不殺無辜以譴訶為非無赫赫

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詔貶其為臨湖侯

秉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

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

生若縱而任之不為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

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

而國殄身亡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

聞六月羌寇張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

楊震為司徒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歛封大將軍騰爲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閔爲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爲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閔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騰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爲郡縣所逼騰與鳳自殺廣宗騰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閔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闕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閔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騰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象謙約之報橫以官人單辭事不可信騰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騰等崇節儉能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旣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騰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焦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良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婕爲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

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健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燮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柔益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闕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幸衛尉馮石上寶劔玉珎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屋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官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

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喪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生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

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羣后然王者虛已待以殊禮在典爲軾在坐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摠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聞竊信宋景克己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諫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曆等守闕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京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璠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奏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虜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舂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射斯益增瞻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費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轉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蹙土經有明戒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巽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壻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旣忝位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忝當台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爲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

掠二邊雲接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爲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風風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四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開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爲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

勿設祭祀遂仰鳩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以爲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愧而出震言行不覩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蒼長者或諫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爲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爲文辭意在臣主疾姦而已子乘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心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耻箕子之心也璩竊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弼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由愧

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曾懷之內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爲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爲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徒日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爲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閹后寵盛京豐媚於閹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來曆廷尉張皓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勳祝諷中郎將閻立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

丞樂闡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
訴太子之寃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戊亡命
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黃龍見曆城庚申晦日有蝕之
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
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
見凡五色大鳥似鳳凰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
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
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
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
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已下七歲已
上詣京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為榮陽君丁卯
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
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認為帝嗣以閻顯
為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
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喜為太尉參錄尚
書事故司空李郃為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
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已酉葬孝安帝於
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
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
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

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為嗣初太子之
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
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
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劔脅李閏
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
保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
僕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滄陰王為皇帝時年十一升
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
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
閏者五千戶侯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
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
格殺登閻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
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
鎮抽劔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
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豫焉議郎陳禪議
以為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羣臣咸以為宜司
徒掾周舉說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
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姜始與母隔絕感考叔茅
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

諸閭新誅太后前宮恐悲生疾如從禪讓若有變異

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

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為列侯司

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洪緒今陰陽不和疾疫為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

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寃天子加震之忠除二子為郎

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

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能驚者葬畢飛而冲天

甲申少府陶敦為司空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宋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篤隆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

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喜以

阿黨權免司徒李邵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

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

長樂少府朱倭為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

也封尚書郭鎮為定顛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

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

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

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

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

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賊罪明正陪

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出詡收

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

防善遂調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

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

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于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

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恣

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後漢紀卷十八

一四一

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伉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為司徒廷尉張皓為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虛氣流行厲疾為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西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既至天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世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縣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百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吟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閭后妬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

啼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者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者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者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諭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祗懼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圍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相焉以辟召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宜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過其資則粳糧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糲飯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非能自止者

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太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頌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跼樊仲父者志潔心遐耻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

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絕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彦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自爲宰相數抗直言雖爲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絨冕殮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爲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爲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祿勳入爲司徒敬以臧否爲已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

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疎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襲父爵為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與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善逆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

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申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臯繇對禹昔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抗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核實賞罰必行刺史首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政平良吏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